

入
眼
迷
花
著

回到古代当美女

下



◎ 入眼迷花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回到古代当美女: 全2册 / 入眼迷花著. -- 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 2013.1
ISBN 978-7-5470-1910-8

I. ①回… II. ①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4902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4mm×228mm

字数: 320千字

印 张: 32

出版时间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高爽

特约编辑: 黄钟

装帧设计: 吕宜浓

封面绘画: 三韵

ISBN 978-7-5470-1910-8

定 价: 39.8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当美女变成丑女，
也许是上天赐予的一次机会，
如果遇上了那个对的人，
便应当心存感激。





楔 子 凤菲菲的简短人生履历 PAGE 005



第 一 章 做个妖精如何? PAGE 011



第 二 章 温如言的秘密 PAGE 031



第 三 章 我的弟弟凤郎 PAGE 053



第 四 章 波波彩票庄 PAGE 073



第 五 章 秀波达集团 PAGE 093



第 六 章 明星养成计划 PAGE 111





第七章 新年之夜，如言之师 PAGE 133



第八章 山雨欲来 PAGE 157



第九章 煮豆燃豆其 PAGE 181



第十章 西门家族的梦魇 PAGE 203



第十一章 复仇是一场死亡的盛宴 PAGE 219



第十二章 华丽的谢幕 PAGE 237



Contents

Ruyanmihua works



楔 子

凤 菲 菲 的 简 短 人 生 履 历

很多记者都喜欢用冷艳清华、
遗世孤绝这类清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，
或许在世人眼里，一个身边除了经纪人再无旁的亲人、
总是独来独往的顶级美女就应该是一种性子。





我在房内来回踱步，越走越快，烦躁得恨不得能把身边的东西砸个精光。我不停地深呼吸，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西门岑突然向我揭开西门家的传承秘密究竟有什么用意？

他的一番表白让我突然醒悟到之前的盘算都想岔了道，但好在现在发现还不算晚，改弦易帜还来得及。

我想和张之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对策，刚想叫他，突然想起这边没有安排丫鬟，真是晕了。

其实，从我在演艺圈开始，就一直不习惯身边有人，现在就算改变了生活环境也没能改变这个习性。但今非昔比，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，我竟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

我气呼呼地往床上一躺，用力猛了些，带动了锦帐。清脆的铃铛声响了起来，我一怔，不由骂自己猪头——以前在丁家住的屋子小，根本用不着唤人铃之类的麻烦东西，可这里是太得和古墓有得一拼的西门氏地盘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

我伸手扯扯拉绳，唤来丫鬟去传张之栋。

在等张之栋过来的这段时间，我静下心来消化今天得到的消息。

以前我一直纳闷西门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整件事他出头最多，但根本对他没什么好处。我还一度怀疑西门岑对西门纳雪有非分之念，否则怎么会为了他轻言牺牲呢？眼下，我不由摇头苦笑，真是错得离谱。

今天听了西门岑的故事后，很多事都解释得通了。

西门纳雪身体不佳，又无子嗣，西门岑身为代家主，有责任和义务想办法让西门纳雪早日为家族留下后嗣，以防不测。所以他才会那么热心地让我成为西门长夫人。而且，只要我有了儿子，就算我再恨这个家族，再恨丈夫，也不可能恨自己十月怀胎掉下的血肉。俗话说“虎毒不食子”，为了儿子的利益，我便会继续为西门家族卖命。至于到时我会不会报复西门纳雪，甚至害死他，就已经不是重要问题了。只要西门岑手里掌握着我的儿子，



他就稳操胜券。

张之栋来得不算晚，但一来一回也有些时候了。我一见到他，劈头就道：“回去收拾下行李，这儿空屋子多得很，你自己去挑一间离我近的住下。”

“那西门纳雪这儿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讷讷地开口道。

“这么大的屋子，碍不着他什么。你又不是那些不知道分寸的家伙，他也没必要驳我面子。”我一挥手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说心里话，自从来到祁风堡后，没有张之栋做事还真的挺不方便。

“小姐急着找我来，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？”

我原原本本地把故事讲给张之栋听。

他听完后的反应比我好，并没有显得很惊诧。

这倒让我小小地惊讶了一把，我能接受这个玄幻故事因为我是现代穿越灵魂，怎么张之栋接受起来也毫不困难呢？

张之栋想了想，开口问我：“小姐是摸不透西门岑的态度吧？”

“我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就是，目前西门家急着借我的肚子留下后代。但又觉得还有些事我没想到，就找你来商量下。”

“我倒觉得小姐想得甚有道理。西门纳雪的身体孱弱，换我是西门岑也得赶紧想法让他留下后代，以防万一。”

我总觉得其中另有玄机，摇头道：“你别忘了，有乱命的女子一共有三人，西门纳雪却偏偏指定了我。”若只是为了生子，他们何必费这番周折，又不是只有我是女人。

“也许是西门纳雪爱上了你？”这话一说出口，连张之栋自己都觉得不可能，大笑起来。

我狠狠白他一眼：“你不说话，我不会当你是哑巴。”

调侃归调侃，如果说西门纳雪的指定是个谜，那么西门岑的意图就更加扑朔迷离。

他会赞同西门纳雪的想法并且不遗余力地策划和执行，必然是因为我的身上有着更符合西门家族利益的东西。

但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他们杀人放火不顾一切的呢？

有钱？

我拎起桌上的一个茶杯，倒扣着推开。不可能，卖彩票的钱再多再好赚，对西门家族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，何况另外两个女子的身家比我只多不少。

有貌？

那就更是笑话了，就算我把整个洛安城的百姓都成功洗脑，我也没这个本事洗得了千里之外的西门氏诸人。我再次扣下一个茶杯，推开。

有头脑？

更不可能。别看西门岑对我东测西测，似乎对我的心计极为满意，但依我看来，他满意的只是我生存的智慧，至于我能不能钱生钱利滚利他根本不在乎。我又一次扣下一个茶杯，欲待推开，又沉吟着按住。

生存？

莫非西门家族也面临着生存方面的危机？

正琢磨间，张之栋却又想起一件事：“西门岑为什么要舍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爵禄？按说他的官方身份更有威慑力，丁家也会更忌惮，求婚岂不方便得多？”

我摇摇头不同意他的看法：“这你就想错了。以他和当今圣上的关系，他想复官是随时随刻的事，更何况他做出辞官一事是基于他兄弟是威武将军掌管军权的事实上。”是个官便不能不买威武将军的面子，他辞了也等于没有辞。我能想到这点，丁家老夫人不会想不到。

“那么小姐的意思是——”

我皱眉，西门岑这只老狐狸太狡猾，把自己藏得太好，让人根本看不到他的尾巴。“他辞官必然还有更深层的缘由，我觉得那才是足以动摇西门家族根基的原因。我们不要把他辞官一事强套到我这件事上来，这会是个误区。”

张之栋手抚下巴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那么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考虑。西门岑再能掩饰，也架不住时间和有心人的暗自探究。我们不妨先推测下，西门岑在这件事上会得到什么实际利益。”

利益嘛，除了我刚刚猜想的那些，应该也会涉及权势之争。

西门家族的产业庞大到即使连神仙也要动心的地步，西门岑只是一介凡人，凭什么

他会不动心？我才不信世上有无私到自我奉献的人，如果这个人是西门岑，我更是一百个一千个不相信。

“可是小姐，他是高官，在朝廷中一言九鼎，富贵荣华全都有了，又何苦恋栈西门家族一介小局？”张之栋不解。

张之栋不理解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区别，其实一位之差就是天差地远。“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就算是站到了金殿庙堂之上，依然是觉得委屈的，他天生就有号令天下的气质。”我起身取出西门岑送我的字幅，给张之栋看。

字如其人，观字便如观人，西门岑的得意之作便是他个性的最好体现。

“如何？”

“我不太懂字。只是觉得这字写得苍浑雄劲，力透纸背，确实是好字。”张之栋上上下下仔细地观看揣摩。

我伸指点于字上，笑着道：“你不觉得这字写得太有棱角，与字意大不匹配？”

张之栋一点就通，闻言立即道：“他忍得太辛苦，以至于笔力过了？”

“不错。”我赞许地点头，“这字写得凌云乘风，大有‘满腔凌云志，一把青风起’之势。但那刀上一点有些涩意，可见他忍得并不心甘情愿。”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只是不知道我在他的算计中占了多重的分量。

如果能撇开当事人的身份，西门岑这个人的处事计谋我还是颇为欣赏的。这个人不能投生于皇家，身登九五，真是可惜了。

“现在我猜不透的反而是西门纳雪，不知我有什么魅力，竟能获得他的垂青？”听西门岑说，是他亲自指定我的，而且他们是用很不光彩的手段逼我嫁过来的，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强抢。我既非绝色美人，也非权贵嫡出，娶我犹如娶根野草，并不能得到多大实惠。我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急需的呢？

西门纳雪比之西门岑更难懂，一个残疾冷漠的少年，一个清俊无俦的男人，一个可以一眼洞察人心的灵能者，一个也许是祖先转世的历史者。他会想些什么，他需要的是什么？

还没有等我想明白，门突然被敲响，一长两短，颇有节奏。

我和张之栋互视一眼，异口同声轻呼：“西门笑！”

我扬声向门外道：“进来！”

进来的果然是西门笑。他居然又是一脸死人相，木木地道：“丁丁，纳雪请你过去。”

我无力地叹息，一看到他这种表情，我就什么话都不想说了，起身掸掸衣裳，跟着西门笑过去。

“西门大少爷，有何吩咐？”拢拢发髻，我笑得风情万种。

他皱皱眉，冷冷地道：“阿觞要回来了。你这个新上任的长夫人要为他接风洗尘。”

西门觞？这个人我一直没有见过，不晓得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劳动西门纳雪亲自出面，要我为他办洗尘酒。

“听说他善酿酒，所出的都是皇上指定的贡酒。”我说道，这是我对西门觞唯一的了解了。贡酒“笑春风”名动八乡，只可惜是皇家专供，等闲人根本无缘一尝。我也是以前在丁府时，逢着淑妃赐酒给家人，才有幸品尝了一杯。那酒甘冽清甜，口感绵软，的确是好滋味，就连我这个不爱饮酒的人都想再尝一口。

“不错。他是专为拜见你而来，你要替我招呼好。”西门纳雪的语调没有一丝温度，一点也听不出西门觞是他重视的兄弟。

“好，定不负君所托。”我弯腰盈盈一福，嘴角漾起标准的贵夫人式微笑。



西门世家的办事效率果真不是盖的，一声吩咐下去，到傍晚时分，酒宴就已准备得妥妥帖帖。

宴会地点在天心阁，那是堡内的主建筑，里面被划分成了好几个大厅。当日，我的婚礼便是在天心阁那个巨大得可以称为辽阔的主厅中办的。不过这次是家宴，在那个地方实在太夸张了，恐怕就连彼此说话也只能用喊的，所以开在了偏厅，只请了家中的兄弟姐妹们。

西门家族全员到齐，只除了三个人：西门纳雪、西门苍、西门笑。

西门纳雪有恙在身，西门苍幽居小院，这两人不到都情有可原，可西门笑却没什么理由，



第一章

做个妖精如何？

我便是那天生的演员，前世在戏中扮着别人，
今生就在戏中扮演自己。

至于念念不忘的美丽嘛——
我决定相信美少女是可以养成的这条真理。



西门岑的底限是什么呢？我很有兴趣探一探。不过目前还不是时候，对这个人，还没琢磨透就盲目探底，就像是在高空走钢丝，一不小心就会摔个粉身碎骨。我可不是个鲁莽的人。

酒菜流水般端上。

纯金的盘子、珐琅的碗盏、镶了翡翠的银筷，不多时便摆满了整个大厅，一场普通的家宴已是奢华万端，一出场便先声夺人。

仆人在每个人面前都放了一盆柠檬水，手持巾帕候在身后，只待我伸手开菜。

我挽袖，伸手入盆，一声高亢尖锐的呼声不期而至。

“八爷到——”拖长了的音调似是故意拔高般，很是刺耳。

一个身着黑色绸衣的青年大踏步走进来，满头黑发随意在脑后束起，行动间，散落的发丝随风飘扬，自有一股潇洒不羁的味道。黑衣青年走到厅口，傲然立定，睥睨而视。他的容貌远远称不上英俊，却别有吸引人的地方，就好像是一个发光体，只要往前一站，便能吸引满厅的视线。

他的视线不偏不倚，正落在我停在半空的手上，嘴角浮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，让我觉得特别刺眼。他一扬眉，我以为他会说什么，他却什么也没说。

我自然地收回手，微仰起头，好似全然不觉有什么尴尬一般，绽开灿烂的笑颜：“来得正是时候，八爷，请坐！”视线顺带扫过尾随他一起进来的正欲溜走的大总管西门英，西门英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。

西门觞从鼻中重重哼了一声：“我不喜欢你这样的笑容，太虚伪！”

我的笑容猛然僵住。太习惯了勾心斗角的说话方式，突然被人直接将了一把，竟然一时反应不过来。虽然他说得一点也没有错，我笑得越灿烂便越虚伪。这一点如言也曾多次提过。

一室寂然，仆人们更是连呼吸也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惊起一片灰尘。

“老八，不可放肆！”西门岑只好出面打破满室静寂，端起大家长的架子，教训这个久未见面的兄弟。

“老二，你也别装腔作势，咱们兄弟多年，谁还不知道谁呢？”他对西门岑更是没有



好声气。只见他凌厉的视线绕厅一周，在每个人的身上都驻留了一会儿，“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想见我，我也不乐意见你们。少给我他妈的假惺惺了。”

我不由笑了。

这事实在太有趣了，我从不知道大家族里竟然有人可以这样恣意妄为地生活。这个西门觴真是有个性，一出场便得罪了所有人。

我暗地里观察大家的反应，西门岑心思如海，完全看不出变化；西门风本来就是个阴死鬼，自然没有表情；西门冷一脸的事不关己；西门嘉面露惋惜；西门岚却已经勃然作色。如果西门纳雪和西门笑在场会有什么表情呢？不，如果西门纳雪在场，西门觴一定不会这么放肆，这是我的直觉。至于西门笑，这个没长几根毛的家伙可以直接忽略了，他对西门觴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力。

西门觴大步流星地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望向我：“你就是这帮家伙千挑万选的新娘子？”

我从容地笑笑：“我就是。”

西门觴不屑地道：“怎么长得这么丑！”

我的笑容有一瞬间的僵硬。

说我长得丑？不知道多少年前，温如柳就是因为这句话和我结下了不解之仇。现在的我虽然不至于再像小时候那般幼稚，但对一直立志于改写美女标准的我来说，依然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
我眯起眼，看也不看他，淡淡地道：“很不幸，我就是西门纳雪花费无数心血千挑万选的新娘子。”我调整下了姿势，既然他个子远远超过我，我也懒得站起来，不如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。

他的脸色一刹那间变黑了：“你胡说！”

“是不是胡说你可以自己去问纳雪。”我敏锐地发现，只是一个人名的转换，却让这个傲慢的青年如此不安。

“老八，你胡闹够了没？”西门岑沉下脸来，面色已经很不好看。

“什么是胡闹？你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和我商量过？你们眼中有我吗？”西门觴愤

怒地质问。

西门岚已经忍不住跳起来：“老八你若是非要撕破脸，走，我们先去打一场。”

西门觴冷冷瞥他：“走狗滚开，我只和人说话。”

西门岚暴怒，脸上青筋尽绽，扬手甩出手中酒杯，踢开椅子。

“老九，你想做什么？”西门岑一声断喝，用力一拍桌子。与此同时，西门风身影一晃，手一抄，已经接住了即将砸在地上的酒杯，扶正了歪倒的椅子。

我摇头叹息，这张桌子即使是紫檀木的，也经不起西门岑这含怒一拍，只怕如今已经七翘八裂，支撑不了多久了。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一张桌子。

西门岚梗着脖子，面孔涨得血红，说不出话来。可怜的家伙，我不禁摇头。自从认识他以来，从没见过他如此有失风度过，这个西门觴果然是毒舌派掌门人，功力精深。

西门嘉推席而起，走到西门觴面前，拉住他的手，柔声劝道：“老八，你长大了，可不能再那么孩子气了。”

“七姐，我没有。”他居然有些委屈地低叫。

我听他唤西门嘉七姐，这是他进来以后，唯一使用的带有尊敬意味的称呼。

“还说没有？丁丁是大家一致选择的最合适西门家族的主母，她也是纳雪亲自选择的。没有纳雪首肯，谁能有这个本事让她进门？”西门嘉低声责备他。

西门觴的脸色在辉煌的灯火下清清楚楚地一变再变，真是藏不住心思的孩子，一点没学会大家族里的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。

“好了，玩笑都开够了。”我清清嗓子，出面收拾残局。

我以比西门觴更锐利的视线迫向他，一字字道：“今天是接风家宴，是纳雪为兄弟准备的一点心意。”我特地在纳雪这个词上加上重音，就不信搬出西门纳雪这尊大佛，还会镇不住这只脾气乖张的小豹子。

果然，西门觴闷着头不再做声。

西门嘉轻轻扯他，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。西门岚也重重坐回自己的位子，一场风波消弥于无形，只是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仅仅是开始。

我满意地望着大家，大声道：“各位兄长姐姐，请用餐。”说完，伸手入盆洗净。我身



后的仆人似也出了一口气，以超快的速度递上巾帕。众人纷纷净手，仆从们如逢大赦，一溜烟地端盆撤走。

这顿饭还没有开吃，就已经高潮迭起。若不是我必须要为身下的这个位子负责，我真想继续看热闹。西门觴，绝对是个天才的问题少年。

宴席草草散了。即使满桌珍馐，任谁也没有心思多吃。看着满桌几乎没动筷的菜肴，我唤过西门英：“英总管，去提些酒来，与这些菜一起分赏给下人们，请大家一起吃八爷的接风宴。”

西门英有些意外，显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规矩，不过他还是答应了。他这种老狐狸，一眼就能瞄出大家对我的态度，自从接到西门岑发出的信号后，对我就恭敬得多了。

我知道西门家族也和丁家一样，不会关心仆佣的福利，以往我在丁家能生活得如鱼得水，除了老夫人和丁维凌的宠溺，和仆人们死心踏地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。而这桌菜，便是我收买西门家族下层人心的第一步。

善后事宜处理完，我举步踏出天心阁，张之栋在外面迎我。我苦笑道：“你都听到了？”

“小姐应付得很不错。”他夸我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西门家族的人物关系比之丁府更加复杂，我只是在局中待了几天，便已身心俱疲：“西门觴往哪走了？”

“看方向是回自己住所了。看起来他心情极差。”

“你去盯着他，他今天的表现很有意思。”我对这个西门老八极有兴趣，大家族中第一个死的往往是最有个性的人，而这个西门觴大大方方得罪了那么多人，居然还能活到这把年纪，究竟是他命太硬还是有我所不知的隐情呢？

“那小姐你呢？”张之栋有些担心我。

“我想去陪陪如言。”

“小姐，那儿寒气重，还是少去为佳，你要保重身体啊！”

我不答，重重地吐出胸口的浊气，转身而行。

“小姐！”走出几丈远，张之栋突然叫住我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回头。